

雙  
嬌  
相  
助  
左  
擁  
右  
抱

戲說毛澤東之十二

●劉昌博（自由作家·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一覺醒來深閨情變

毛澤東一覺醒來，好生腰酸背痛，原來昨晚是睡在客室籐椅上的緣故；揉著惺忪睡眼朝窗外看去，哎呀！怎麼日頭已高掛在半山腰！

這時，他才猛然想起，昨晚跟賀子珍大吵了一架；待頭腦略為清醒後，想起湖南老家一句諺語：「罵了寅時婦，終宵受孤棲。」最不聰明的人才晚上罵老婆。一夜孤眠，自找罪受。

毛澤東內心十分後悔，蜜月期間，怎可責罵比自己年齡小一半的新娘子。於是，他決定要主動向賀子珍表達歉意，輕悄悄地推開臥室的房門，室內空空洞洞的，哪有她的身影？還以為她先去團總部上班了。

他到團總部發現她的位子空著，傳來警衛查詢：才得知一大清晨，賀子珍腰插雙槍騎著馬，帶了幾位永新家鄉的親信隨從，朝霧氣迷濛的山野奔去；她滿臉怒煞之氣，仿

似要出外打仗一般。

直到晚上，賀子珍仍沒有回來；這時，毛澤東了解事態嚴重性。急派人四處打聽她的行踪；研判事態的後續發展，遠比他想像的複雜而嚴重。

因為，當天下午賀子珍即召集永新人馬的幹部們，在陽明祠後殿開臨時秘密會議。她在會議上噙著眼淚說：「我和他倉促的結婚，現在我後悔了；因為，他不但欺騙我，而且欺侮我，昨晚我們大吵了一架。結婚不到一個月，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湖南騾子脾氣……。」

她說完這幾句話，忽然一陣心酸，眼淚竟如泉水一般淌流在潔白的臉上，大眼睛又露出哀怨的表情，頓時感染了與會的每一個人，都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又都憎恨毛澤東的虛偽與無情。恨不能把他抓來揍一頓，給她出一口怨氣。

「二妹！他是怎樣的欺騙妳的？」大哥賀敏學問。

「二姐！哼！毛澤東真是可惡！妳快說呀！他是怎樣欺侮妳？」三妹賀怡急著問。

「說起來，我真衰，有夠倒楣！」賀子珍哽咽地說：「他太不老實、太花心，已討過三個老婆，還騙我是單身漢；我跟他結婚，就成了他的小小老婆——老四。在井崗山結義的排名，是依年齡算的，我當『老四』，還說得過去；而今，當他的老婆也排名『老四』，我真不甘心、不服氣。你們說他不是欺人太甚……。」

「喔！看他一副老實相，想不到竟然是個大色狼、大騙子……。」與會的幹部們交頭接耳地議論。

「還有這次井崗山部隊的整編會議，我是他的妻子又是義妹；可是，他卻瞞著我，把袁文才、王佐及他岳父曹阿根的人馬，各編為一個營，都當上了營長；獨將咱們永新的人馬縮編為一連，等於矮化了一大截，未免太看不起咱們永新人……。」

「真是太欺侮咱們永新人了，今後，咱

們把部隊拉走，自立門戶，過以前那種逍遙自在的生活……，」有些幹部氣憤地提議。

「各位聽我講完！」賀子珍氣急敗壞地說：「他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派我當什麼生活秘書兼機要秘書。白天埋頭整理一大堆文件，忙得暈頭轉向；晚上還得照顧他的生活，伺候他的起居，簡直成了他的丫頭和僕婦。昨晚我們吵了一架，他居然罵我不懂事，不可理喻；而且，還……。」

「而且，還怎麼的？是不是還打了妳？」三妹賀怡問。

「他還氣沖沖的，碰的一聲，用力把房門關上，衝出房門外，獨個兒倒在客室藤椅上睡覺，整夜都不理睬我……；你們說說看，我能不能生氣嗎？……。」

她的大哥賀敏學聽了她的哭訴，先是異常氣憤，恨不能剝掉毛澤東的皮；但聽到二妹最後一段話，她對毛澤東似乎仍有一些情份。何況，賀敏學知道其二妹素來個性倔強，不免恃寵而驕，夫妻吵架，是非難有定論。他畢竟年齡大兩三歲，知道戒急用忍，事緩則圓的道理；等明瞭了真相後，再採取必要的行動。

「我建議二妹向團總部暫請兩星期的假，搬到乾媽（指王佐的母親）那裡安靜思考一陣子；如果，毛澤東沒有善意的回應，跟咱們永新人馬沒有一個好的交代，咱們就跟他拆夥，一刀兩斷、自立門戶去；來證明咱們永新的人不是好欺騙、好欺侮的！」

於是，賀敏學的建議，就成了這次幹部會議的決議。他們各自回營後，有的開始打包及整理器械，預作開拔的準備。

### 王佐母親任和事佬

賀子珍搬到乾媽——王老太太家落腳後；井崗山的兩個大匪頭子袁文才和王佐，暗自欣喜；因他二人從整編之日起，行動受到約束，即對毛澤東大權在握，私心自用，獨斷獨行的作風，深表不滿。故而，一致慫恿賀子珍掙脫羈絆，跟他們結合一起，過以前那種各自佔山為王的自在生活。賀子珍接納了他倆的意見，向毛澤東正式提出辭呈，無異主動解除了跟毛澤東的「同居」關係。

這一招，叫毛澤東緊張起來，他發動山上各方有頭有面的人物，從四面八方展開「留賀」行動。他一再公開表示：「我絕不讓她走的！」但，賀仍堅絕辭職，要毛「成全」她。

但，賀子珍躲在乾媽處，爲了「尊嚴」，依舊辭意甚堅。山上的各路人馬，爲了毛、賀的「婚變」問題，相互打起賭來，盤口是一賠五；換言之，賭他倆「分手」的勝面佔五成優勢。

毛澤東不得已，放下身段，親自出馬拜訪王老太太請她作和事佬，送上厚禮，且誠懇地說：「我是絕不讓她走的，因爲，我和她既是恩愛的夫妻，又是結拜換帖的義兄妹，情深義重、肝膽相照，怎可爲了一些雞

毛蒜皮的小事而絕裂呢？應以大局作想，切不可聽信外人的挑撥！」

王老太太原本對毛澤東有好感。又看在毛曾送她翡翠玉鐲的份上，慨然答應充當和事佬。她遂以乾媽身分勸導賀子珍說：「夫妻沒有隔夜仇，床頭吵架床尾和，不可輕言離婚。」

她內心也認爲乾媽的話有道理，但是，自己又請假又辭職，一再公開表示要作個有「骨氣」的人；而今，忽又反悔食言，出爾反爾，顏面朝哪裡擱？因此，猶豫不決，萬般無奈的說：「我怎麼回得去呢？」

老於世故的王老太太，見賀子珍的口風有些鬆動；她即找毛澤東的學生張湘岳及賀子珍的兄妹賀敏學與賀怡等會商；一致相信只要給她搭好下台的台階，不失「尊嚴」，必然「回得去」。

解鈴人還須繫鈴人，毛澤東在王老太太的安排下，毛、賀二人在密室會面，晤談了七十五分鐘。據說：初先賀以撒嬌的姿態要毛「成全」她的辭意。後來，毛一口答應她提出的三個條件，賀子珍就不再堅持辭職了。

### 革命工作加速推展

爲了保住毛、賀二人的面子；毛澤東對外宣稱：先是「准假不准辭」，旋又覺得不妥，忽再改爲「請辭待命」。這樣就變成「亦假亦辭」及「似辭非辭」；在毛方面不違

法，在賀方面不食言。

於是，賀子珍便坦然地回到毛澤東的懷抱，一場鬧得滿山風雨的「婚變」風波就此落幕。

那些爲他倆「婚變」打賭的人，希望落空了，因爲沒有人贏錢；但也沒有人反悔。因爲沒有人輸錢。

至於，毛澤東答應賀子珍的三個條件：一是以人格保證，以後要善待她，不欺騙、不欺侮、真誠坦白、互信互愛，尊重對方。二是等將來部隊擴編時，賀系的永新人馬優先提升。三是賀仍暫代機要秘書，改組時調升職級。

毛澤東留住了賀子珍及其屬下的永新人馬，內部安定了；於是，他得以集中精力，加速推展革命工作，造反打天下。

這時，朱德率領的紅軍，在粵、閩地區遭到政府軍南北夾擊，逃入江西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遂將兩方面人馬整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擔任黨代表（政委）下轄四個團，有四千多人。

不久，彭德懷、黃公略率領的紅軍，在湖南平江、瀏陽地區遭到政府軍圍剿，立不住腳，也投奔井岡山，整編爲「紅五軍」。由於，彭德懷生性剛直、疾惡如仇；他看不慣井岡山上收編的兩個土匪頭子袁文才與王佐賊性不改，有辱紅軍聲譽；徵得毛澤東同意，彭德懷即將袁、王二人誘殺了。

## 整編軍隊奔馳戰場

毛澤東趁此機會把袁、王的部眾及永新的人馬加以整編，因爲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爲示依重，混合編爲兩個營及一個特遣縱隊。派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毛澤東的三弟毛澤覃分別擔任營長；賀子珍調升特遣縱隊長，其職級介於團長與營長之間，士兵們均呼她叫「女司令」；這算是毛澤東履行了勸她回來的諾言之一。

賀子珍遺下的機要秘書一職，改由其妹賀怡接任；從此「永新三賀」，皆在毛澤東麾下榮膺要職。但，賀子珍擔心其夫「吃嫩草」的老毛病復發，像在九嶺山寨般的「一箭雙鵰」，動賀怡的歪腦筋。於是，她鼓勵毛澤覃追求賀怡，並撮合他們的姻緣；促成毛、賀兩家親上加親。小姨變成弟媳。

這一年的重陽節（一九二八年），毛澤東偕伴賀子珍奔馳於戰場上，看到滿山遍野的黃花飄香，清晨又有江岸的寒霜。他們沒有雅興登高欣賞秋景，歡度重陽佳節；卻要在戰地裡拿著槍桿子搏命，過著無年無節的烽火生涯，感觸頗多，詩興大發；乃寫了一闕「宋桑子」的小詞：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場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緊，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闊江天萬里霜。」

當時，朱德和毛澤東統率的「紅四軍」，不但是所有紅軍的主力，也是紅軍的楷模和先導，又泛稱爲「朱毛大軍」。那時，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反共標語：「殺朱（豬）拔毛」，即指他們二人。

## 戰術運用出奇制勝

毛澤東是「紅四軍」的政委，他所創立的戰略、戰術、紀律、制度、標語與口號等；後來都影響及全國各地的紅軍。其中最有名的是游擊戰術十六字訣：

- (1) 敵進我退。
- (2) 敵駐我擾。
- (3) 敵疲我打。
- (4) 敵退我追。

毛澤東曾說：「我們在井岡山上採取了四句口號，這四句口號，供給了紅軍藉以生長的游擊戰術，及所採行的總路線方法。」不久，毛澤東復在四句口訣後面加上兩句：

- (5) 化整爲零、集零爲整。
- (6) 旋磨打圈、脫離敵人。

他的這一套戰術很管用，運用得好，可以出奇制勝，以少勝多，以寡擊眾；在抗禦政府大軍圍剿的戰役中，創造了不少的戰果。

以後，毛澤東在實地的戰鬥中，又創立

了一些新戰術。來補充上述六條戰術口訣之不足。這些口語化的口訣是：「撇開兩手、誘敵深入。」另有四句口訣，算是游擊戰術的補充教材：

「出其不意，攻敵不備；

聲東擊西，避實就虛。」

這些游擊戰術的口訣，雖說很管用；但是在，在紅軍中的職業軍人如：朱德與彭德懷等譏笑為「有著新式鐘錶不用，偏要去用古時候的銅壺漏。」暗笑毛澤東是鄉下三家村的學究。

他們還指責毛澤東食古不化，一有空就手不釋卷地猛啃「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水滸傳」及「曾國藩全集」，把這些「破銅爛鐵」當做寶貝，作為戰略戰術指導原則，拿來對付蔣介石現代化的大軍，豈不是像清末的「義和團」，用梭鏢大刀去抵抗洋槍大砲？

毛澤東對這些指責不以為意，後來事實證明，他從那些中國古書中所擷取出來的游擊戰「口訣」，確是紅軍起死回生的靈藥——錦囊妙計。

他除了堅持「游擊主義」，另一堅持是：「農民才是革命的主力，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

### 來自農村偏愛農民

毛澤東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情感，他從不諱言自己來自農村，曾在父親毛貽昌（順生

）督導下，挑糞施肥、鋤土種菜，下田插秧及餵豬放牛；且反而固執地炫耀他的某些農民習性。他甚至把「農民」作為精神上的一種支柱，一股力量，把它深藏於其叱咤風雲，氣吞山河的心靈深處。

他的此一「執著」，無可否認的，也是來自於他從貧農的女兒身上得到的啓示；因為，先後和他有過肌膚之親的貧農的女兒如：曹秀娃、陳美吟及曹鳳娃，她們的血淚身世與悲慘遭遇，像惡魔般的烙印於腦海裡，揮之不去；這便是他特別同情和偏愛農民的根源。

他對農民的熱情，不僅僅體現在某種人道主義的層面上，而是他真心實意地認為農民的優點遠比都市的人多。農民的忠誠、憨厚、質樸及勤勞的美德，是革命的紅軍及都市的人要虛心學習的榜樣。因此，他經常到農村去視導，旨在解決貧農的痛苦。

### 情敵成了救命恩人

一天，毛澤東和賀子珍各帶領十多名部屬分別下鄉，毛是到井崗山之北、永新之西的新城農村去視導；賀則是到隔條小河的古城去宣傳及組織婦女隊。他倆約定於下午四時到小河旁會合，然後一同回營。爲了趕路，他們都騎著健馬，分道揚鑣。

詎料，時間已到了，賀子珍在小河邊久候，也看不到毛澤東等人的身影。她正在納悶，忽然聽見附近山丘傳來密猛的槍聲。她

縱馬山崗瞭望，發現不遠處的一個山坡上，有五、六個農民裝扮的人，遭到二、三十名政府軍包圍，眾寡懸殊，形勢危急萬分。幸而，其中有一名青年農民，身手矯健、手持雙槍、彈不虛發；才暫時遏阻敵軍攻勢，穩住陣腳；否則有全部被殲或被俘的悲慘結局。

賀子珍判斷那些被包圍的人，必是她老公——毛澤東的部屬；她爲了搶救丈夫脫險，指揮所屬十餘名紅軍，前往馳救。她奮不顧身、縱馬衝入敵陣，拿出她「雙槍女俠」的本色，雙槍發射、彈彈要命、連續撂倒七、八個敵軍。同時，在山丘上那位手持雙槍的青年農民，也奮勇殺出突圍，每一顆子彈都是敵軍的催命符。經他們二人的前後夾擊，敵軍被打得落花流水，沒死的都抱頭竄逃無踪。

這兩股人馬在山丘上會合，賀子珍瞥見那位神槍手身材高挑在頭上斗笠遮蓋下，細看去卻臉型俊俏、長髮披肩。她的腦海裡靈光一閃，突然想起來了：

「妳莫非就是九嶺山寨的曹鳳娃，不！應該叫妳曹二公主才對……。」

「妳莫非就是毛大哥的新娘子，人稱『雙槍女俠』和『永新美人』的賀子珍，真是人如其名，名不虛傳嘛！」

「豈敢！豈敢！」賀子珍看到曹鳳娃身旁有位小伙子，好生面熟，一時又想不起來

「賀阿姨！你不認得我了，我是張小虎呀！」

「哎呀！幾個月不見，長高多了！」賀子珍不知說什麼是好，沉默了一會兒，言不由衷的說：「你外公外婆都好嗎？」

賀子珍冒生命危險、奮勇搶救出來的人，非但不是她心愛的丈夫，反而是她心恨的情敵！

曹鳳娃千里迢迢來到井崗山，原意是與師問罪，責問毛澤東的喜新厭舊，拋棄棄子；巴望「棒打薄情郎」，以消心頭之恨。她更恨賀子珍的橫刀奪愛，這次專程來找她「決鬥」，拚個你死我活，來解決雙方感情上的糾葛。哪曉得，這位「情敵」，竟然是救她脫險的「救命恩人」。

### 愛恨情仇親密戰友

兩個情敵，在戰場上不期而遇，造化弄人，大出意外；何況，愛恨情仇，突然攪和在一起，心緒複雜而尷尬，彼此愣住了，沉默的氣氛叫人窒息，不安又無奈！

這時，從小河邊有兩名紅軍躍馬前來報告：在五華里遠的一個農莊裡，毛澤東的人馬被大批政府軍團圍住，還配備有機關槍，十萬火急，等待救援，去遲了恐將性命不保。

賀子珍和曹鳳娃爲了給共有的丈夫——毛澤東解圍，她倆原是彼此互嫉互恨的情敵；現因客觀情勢的轉變，突然結成了親密的戰

友。

她倆心中有數，這將是一場惡戰，必須拋棄一己的私怨，攜手合作，當務之急是救夫要緊。於是，她倆各令其部眾就地補充彈藥，把剛才擊斃敵軍屍體上的槍械子彈，搜出分配妥當，各自飛身上馬馳往救援。

她倆不一會兒即馳抵戰場後方的樹林裡，眺望毛澤東被圍的農莊在一個小山坡上，包圍的政府軍是一個加強連，約有一百多人。

最叫人頭痛的，是敵軍有兩個重機槍陣地，分置於農莊左右兩個土堆上，封住了進出的道路；不奪下這兩個陣地，休想解圍。由於情勢緊急，曹、賀兩女略爲交換意見後，決定由曹鳳娃率部眾攻右方陣地，賀子珍率紅軍攻左方陣地。

一聲令下，兩女各持兩槍，兵分兩路，從敵軍後方飛馳而進，快如閃電。曹鳳娃帶著侄兒張小虎首先攻到右方機槍陣地，因她槍法奇準，把陣地內的五、六個敵軍全數擊斃；然後她躍身下馬，飛撲於陣地內奪控那挺重機槍，再向敵軍掃射。那些敵軍立即陷入腹背遭到夾擊的火海中，事出突然來不及反應，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死傷慘重；倖而活命的不是逃命便是舉手投降。

賀子珍身手矯健，縱馬疾進，她左右開弓，彈不虛發，很快便擊斃了機槍陣地內的敵軍。

因她救夫心切，一馬當先，躍過機槍陣地，使出她的神槍手絕技，凡是阻擋她的敵軍莫不應聲而倒，大家懼於她「雙槍女俠」的威名，紛紛逃避；眼看快要攻進農莊解圍了。卻忽略了機槍陣地內有一名敵軍受傷未死，他再度操控機槍噴出火舌，賀子珍因而受傷落馬。

敵軍見機槍陣地失而復得，士氣大振，又捲土重來，把賀女的人馬重重包圍，陷入苦戰。

曹鳳娃看見賀子珍受傷被圍，她趕急把機槍口轉向左方，掃射敵軍；然後命其侄兒張小虎在她的掩護下，務必攻佔左方的機槍陣地。因賀女的失策疏忽了掌控那挺機槍，以致險些丟了小命。

張小虎果然人如其名，勇猛如虎，不辱使命，攻入陣地後學她阿姨的樣，操控那挺重機槍向附近包圍賀女的敵軍掃射。由於，兩個機槍陣地失守，敵軍見大勢已去，倉惶逃奔。

曹鳳娃趁此戰場突變的有利情勢，躍馬向左方陣地馳去，以奇準的槍法擊斃頑抗的敵軍，把受傷的賀子珍救起，二女同騎一馬奔向農莊。

經曹鳳娃一番檢視，發現賀子珍左大腿傷勢嚴重，急忙爲她包紮止血，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 久別重逢兩性相悅

這時，毛澤東在農莊內，目睹此一感人

情景，急率領久困於農莊內的殘疲部眾突圍殺出，裡應外合，終於獲得勝利。但這一場硬仗，雖說勝利，卻也付出慘重代價。

回到井崗山營地，毛澤東心情複雜，喜憂交集；喜的是失散許久的愛妻之一曹鳳娃，得以在戰地重逢；憂的是新婚才一個多月的嬌妻賀子珍爲了救他而身受重傷。

經軍醫檢察，賀子珍左大腿中彈二處，幸好未傷及筋骨。惟山上醫藥缺乏，沒有麻醉藥劑；以致醫師給她動手術取出彈頭時，有抽筋挖肉，劇痛難忍，又大量出血，暈迷了去。醫師警告說：倘無法止血消炎，傷口發炎潰爛，爲了保命勢必鋸掉左大腿。

賀子珍生性愛美逞強，堅絕反對鋸掉左腿；毛澤東見她痛苦的慘狀，焦急不安，但又一籌莫展。

曹鳳娃眼見情況危急，自告奮勇，用她從滇、桂邊區苗人處所學的土法止血療傷，她用傷口壓制及動脈指壓法止血，再用藥棉蘸高粱酒塗抹傷口消毒。旋又拿出一小瓶「雲南白藥」出來，先將藥粉洒在傷口邊沿後以紗布包紮好；再用溫開水攪拌藥粉吞服，外敷內服，雙管齊下，果然止血生肌，著有效果。

那一個晚上，賀子珍獨居一室，由女性醫務人員照顧養傷。

毛澤東於飽受驚嚇之餘，由久別重逢的愛妻鳳娃伴侍，洗過溫水澡，吃罷她所炒帶有辣味的家鄉菜，二人對飲了幾杯高粱酒，

疲憊全消，精神亢奮。於是，急促地寬衣解帶上床，在這沉寂而溫馨的深夜裡，鳳娃投入毛澤東的懷抱，重溫她久盼的舊夢；遠別的相思，飢渴的情懷，空虛的心靈，滿腔的委屈，而今都得到了補償；她喜極而泣的淚液，彷彿晨露沾潤了春草。那一夜，他倆忘卻了一切，瘋狂地享受兩性相悅的歡暢之樂。

由於，賀子珍年輕，生命力強旺，加上雲南白藥的神效，又療養得法；不到一星期即能下床走動，半個月後便全部康復，可以飛身上馬了。據民間的經驗說法，一般青壯年，無論男女，大病痊癒後，性慾特別強旺。賀子珍禁慾療傷近一個月，生理上自是饑渴極了。可是，毛澤東卻日夜跟曹鳳娃纏粘一起，叫她內心十分嫉怨；而曹鳳娃又是她的救命恩人，不便發作，悶在心裡，好生難受。

一天，毛澤東伴隨曹鳳娃騎馬出遊，天氣良好，他倆興致奇佳，來到一處山崖下憩息；此處恰是他曾和賀子珍一度幽會「野合」的地方。毛和曹於三年前，曾於月夜在九嶺山的山崖邊享受過「野合」的美妙滋味，憶起綺美的往事，於是他倆就情不自禁的「野合」起來。

「好哇！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幹出這種糗事？簡直跟發情的野狗一樣嘛！不知羞恥，好不害臊！」賀子珍策馬而至，醋火中燒，破口責罵。

毛、曹二人瞥見賀子珍腰插雙槍，駐馬不遠的崖石邊，怒目瞪視，都嚇了一跳。毛趕緊抽身爬起，忙找衣褲，曹女亦然；因過度驚恐，復在一陣慌忙的狀態下，彼此又把衣褲拿錯了；好不尷尬！簡直羞窘極了！

「珍珠！妳這是何苦啦？何況，咱們以前……。」毛澤東囁囁的告饒。

賀子珍想到她和毛澤東以前不也如此過，而今看見他倆的狼狽之狀，暗自又氣又笑。於是，心中軟了下來，畢竟毛是她心愛的丈夫，曹是她救命的恩人，得饒人處且饒人，乃改口說：

「你們不必驚慌，慢慢的繼續盡興地享受吧！我是什麼都沒看見。」賀子珍像做了一件得意的傑作一般，策馬揚長而去：「再見！本姑娘不想『捉姦』，要獵野雞去啦！」

她頑皮的，略帶嘲諷意味的笑聲，在毛、曹二人的耳鼓裡振盪，久久不歇！

### 夜夜春宵雨露均沾

毛澤東對於賀子珍的吃醋捉姦，非但不以爲忤，反而覺得無比刺激，新鮮有趣；因爲，他是一個不受世俗「框架」侷限的浪漫詩人。入夜，他記起紅樓夢一書中，由錦香院名妓雲兒所唱一隻小曲，其中意境與他目前的遭遇十分吻合：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  
想著妳來，又惦記著她。」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

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由這隻小曲，他想起今天發生的趣事，

不覺文思潮湧，信手握筆，仿寫了一首小曲如下：

「兩個嬌娃，我都愛煞；

一個號神槍，一個叫女俠。

她倆腰插雙槍，我心中常怕怕。

爲了討妳的歡心，卻又冷落了妳；

想今日幽會，纏綿山崖下；

我和妳正歡愛，妳偏要來捉拿；

不怕妳倆嬌嗔叱罵，竟耽心妳倆拔槍廝

殺。

她受了傷，我會心痛；

你殞了命，我要削髮出家；

但願三人同心，結伴造反打天下。」

實在說來，曹、賀二女間的關係複雜，

是情敵、也是戰友，更是彼此的救命恩人；

經毛澤東分別在枕邊耳畔的勸解，秉公處理

，她倆和好了。賀叫她鳳姐，曹呼她珍珠；

一般大，沒有先後嫡庶之分，當然她倆人含

有「惺惺相惜」的因素。

毛澤東秉公處理的方式；是星期一、三

、五日在曹鳳娃那裡睡覺；星期二、四、六

日則與賀子珍同房，沒有偏愛，雨露均沾。

星期日放假，讓他清心寡慾，獨眠養精蓄銳

他畢竟是三十四歲的人了，白天或在戰

地裡奔波，或在政爭中攪和，忙得暈頭轉向

。晚上卻跟兩位年輕嬌妻纏綿一榻，誰都不

放過他，且且而伐之，怎不日益消瘦，身子

虛弱。

爲要滋補毛澤東的身體，曹鳳娃把從雲

南帶回來的名貴中藥「冬蟲夏草」，清燉童

子雞原湯，每日早晚都給他喝一大碗。從此

，他白天出門打拚，精神飽滿，鬥志高昂；

晚上在嬌妻懷抱中，夜夜春宵，生龍活虎，

莫不稱心如意，充分享受了性愛的歡暢。

### 得力幫手貼身保鏢

毛澤東詢及曹鳳娃，爲何學得如此多的

能耐？她述說往事：秋收起義失敗後，帶著

奶媽、兒子在五名隊丁伴護，逃往廣西桂林

落腳，因奶媽有個堂弟開一家中藥店兼經營

名貴中藥材的批發業務，忙不過來。看她精

明能幹，先在店中招呼客商，照顧生意，得

到老板信任，後來獨當一面帶著兩名隊丁，

遠赴雲南採購藥材，批銷其他各省。

雲南地質與氣候特殊，盛產的名貴中藥

材有：冬蟲夏草、雲南白藥、天麻、麝香、

鹿茸等。其中冬蟲夏草產自雲南、貴州、四

川、西康、西藏等省交界的大雪山頂，滋陰

補陽，藥效神奇；雲南白藥是專治跌打損傷

及傷口止血的特效藥。

至於，天麻、麝香及鹿茸均爲補藥。

毛澤東日後窮年累月奔忙，經常同時有

兩個女人伴侍，仍然精力充沛、體魄健壯；

這與在井崗山時期，即養成早晚必喝冬蟲夏

草燉雞湯有密切關係。如果說政治是最好的

春藥。那麼這種「雞湯」即是把毛澤東推向

中國政治舞台的催化劑，神妙良藥。

曹鳳娃說：「我的父親——曹阿根等一行

人，於三個月前來到桂林找到了我；當我得

知你移情別戀，另結新歡，痛不欲生。後來

決定前來找你算帳，找賀子珍決鬥；誰知弄

成今天的結局，大出我的意外！」

井崗山上來自九嶺山寨的人馬，獲知他

們的二公主回來了，欣喜莫名。趙大鬍子——

趙必勝前來拜見時表示：願將營長職位還讓

曹鳳娃擔任，但遭到她的拒絕。她說這次是

效法痴情的孟姜女萬里尋夫，不是來討官做

的。

那她在紅軍中幹什麼呢？在私的方面，

照顧毛澤東的起居生活，注意營養，不忘滋

補身體的重要性。

在公的方面：她協助賀子珍參加婦女運

動、宣傳蘇維埃、救護傷患、安撫部下；必

要時手持雙槍支援戰鬥。

老實說，毛愛曹甚於愛賀；因爲，賀子

珍常跟他鬧情緒、耍脾氣；而曹鳳娃溫婉、

隨和、識大體；常給他帶來笑容與歡樂。但

她二人都能同樣給他青春和愛情，是他工作

上得力的幫手，不可或缺貼身保鏢。

### 朱毛爭權瑜亮情結

有一次，毛澤東和朱德只帶了二十多名警衛，一同到前線觀察地形，因當時國、共兩軍的陣線，犬牙交錯，你迂迴、我游擊，戰況瞬息萬變。不料，朱德、毛澤東兩人的行踪被國民政府的軍隊發覺，派了一連人馬追剿，情勢十分危急。

這時，賀子珍和曹鳳娃參加宣傳工作回營途中，得知毛、朱二人遭到大批國府軍追擊。於是，她倆人飛身上馬，各持雙槍帶領七、八個士兵衝入敵陣，四槍齊發，沿途擄倒十五、六名敵軍，搞得敵軍陣大亂，誤以為她們這一股人馬才是掩護毛、朱逃竄的主力，轉移了追剿的目標，朱、毛二人方能朝相反的方面逃離脫險。

因為在當時，紅軍生活艱苦，只有高級幹部才有權利結婚，一般中下級幹部和士兵，惟有日夜不停地打游擊，無緣討得老婆。而毛澤東同時擁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年輕愛人；叫許多同志羨慕和妒嫉。

朱德後來和毛澤東爭奪「紅四軍」領導權的鬥爭中，他對毛澤東有諸多的批判，但對賀子珍和曹鳳娃兩人卻讚譽備至；誇稱她們是紅軍中傑出的女戰士，是紅軍女同志要學習的榜樣。

毛澤東和朱德的鬥爭衝突，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為，毛澤東雖非軍人出身，但他很快便看透「有軍則有權」的準則。自與朱德的部隊在井崗山會合，二人所創建的「紅四軍」

，是中共黨內最強大的武裝力量，誰能控制紅四軍誰便成爲中共的強人。當然，天生好鬥的毛澤東，處心積慮想排斥朱德，掌控紅四軍，雙方的衝突就此展開。

他倆人的性格迥異，行事風格不同，產生了「瑜亮情結」，搞到一山一井崗山，難容二虎或二王——山大王的緊張局面，其原因如下：

(1)毛澤東處事獨裁，一切軍政措施均由其個人決定，個性固執，不容他人干預，十足的湖南驕子脾氣。朱德則有民主作風，凡事願和大家商量，然後施行；富有四川的袍哥大爺派頭。

(2)毛澤東常以領袖自居，唯我獨尊，個人英雄主義色彩濃厚。朱德則處處謙虛，只求將事情做好，而不顧個人利害得失。

(3)毛澤東對人虛偽，講求謀略權術，凡事都轉彎抹角，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朱德則凡事坦白、待人誠懇、是非分明，不假辭色。

(4)毛澤東天性浪漫、嗜色如命，有女人緣。朱德生活嚴謹、家庭美滿，不拈花惹草。

### 雞湯藥效改變歷史

評比朱德、毛澤東二人的性格，由於朱德爲人忠厚、個性隨和、平易近人；故而當時中共黨內的重量級人物如：周恩來、陳毅、彭德懷、龔楚及劉伯誠等均支持朱德。可

是，大家卻很欣賞毛澤東的才智，見於跟他相處不易，所以都對他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一場爭奪「紅四軍」領導的鬥爭，看似朱德穩操勝券；但結果卻是毛澤東大獲全勝。

探究其原因是毛在奪權過程中，全力以赴、態度積極，不達目的絕不罷休，而朱德則大而化之，漫不經心，錯失良機，以致該勝不勝、敗下陣來。

這說明一個事實：四川人鬥不過湖南人；毛澤東不死，鄧小平翻不了身。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每天早晚都喝了一大碗「雞湯」。這碗雞湯是曹鳳娃用「冬蟲夏草」燉童子雞熬成的，喝了後精力充沛，有壯陽的效用，渾身是勁。白天跟政敵鬥爭，不疲不累，仿如鐵打金剛，愈鬥愈勇；朱德哪能有此耐性與活力，又沒有一娘子軍」給他在幕後助陣。

晚上，毛澤東喝了那碗「雞湯」生龍活虎，久戰不疲，能叫賀子珍、曹鳳娃兩個美女享受到性愛的高潮。她們兩人，私心高興快樂得不得了，都樂於充當他鬥爭的馬前卒。幫他去蒐集對方的動態情報，爲毛澤東去籠絡「紅四軍」中像林彪那般的年輕中下級軍官與幹部，釜底抽薪，鬥垮了朱德。

毛澤東的勝利，與其說是他的才智過人，毋寧說是那碗神奇「雞湯」的藥效，是它改變了中共的歷史。（未完待續）